

捌

古今醫案按

SS8/
014
2部8

古今醫案按卷第八

嘉善俞震東扶纂輯

吳江李齡壽辛垞重較輯

男念祖永修較字

得璜礪溪

孫男掌明罔若全較

賂南貲賢

黃疸

東垣治一人年六十二。素有脾胃虛損病。目疾時作。身面目睛俱黃。小便或黃或白。大便不調。飲食減少。氣短上氣。怠惰嗜卧。四肢不收。至六月中。目疾復作。醫以瀉肝散下數行。而前疾增劇。李謂大黃。牽牛。雖除溼熱。而不能走經絡。下咽不入肝經。先入胃中。大黃苦寒。重虛其胃。牽牛其味至辛。能瀉氣。重虛肺本。嗽大作。蓋標實不去。本愈虛。甚加之。適當暑雨之際。素有黃證之人。所以增劇也。此當于脾胃肺之本。臟瀉外經中之溼熱。製

清神益氣湯主之。茯苓升麻各二分。澤瀉蒼朮防風各三分。生薑四分。此藥能走經除溼熱而不守。故不瀉本臟。補肺與脾胃本臟中氣之虛弱。青皮一分。橘皮生甘草白芍藥白朮各二分。人參五分。此藥皆能守本而不走經。不走經者。不滋經絡中邪守者。能補臟之元氣。黃蘗一分。麥冬二分。人參二分。五味子三分。此藥去時令浮熱溼蒸。若都作一服。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渣。稍熱空心服。火熾之極。金伏之際。而寒水絕體于此時也。故急救以生脉散。除其溼熱。以惡其太甚。肺欲收。心苦緩。皆酸以收之。心火盛。則甘以瀉之。故人參之甘。佐以五味子之酸。孫思邈云。夏月常服五味子。以補五臟氣。是也。麥門冬之微苦寒。能滋水之源。于金之位。而清肅肺氣。又能除火刑金之嗽。而斂其痰邪。復微加黃蘗之苦寒。以為守位滋水之流。以鎮墜其浮氣。而除兩足之痿弱也。

震按此案講得冗雜不清。藥又太輕。豈能取效。然尚屬純正道理。亦頗有發明處。故選之。

羅謙甫治元顏正卿。二月間因官事勞役。飲食不節。心火乘脾。脾氣虛弱。又以恚怒。氣逆傷肝。心下痞滿。四肢困倦。身體麻木。次傳身目俱黃。微見青色。顏黑。心神煩亂。怔忡不安。元元欲吐。口惡生冷。飲食遲化。時下完穀。小便癰閉而赤黑。辰巳間發熱。日暮則止。至四月尤盛。羅診其脉浮而緩。金匱要略云。寸口脉浮而風。緩為脾痺。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黃。瘕熱以行。跌陽脉緊為傷脾。風寒相搏。食穀則眩。穀氣不消。胃中苦濁。濁氣下流。小便不通。陰被其寒。熱流膀胱。身體盡黃。名曰穀疸。以茵陳葉一錢。茯苓五分。梔子仁蒼朮去皮炒。白朮各三錢。生黃芩六分。黃連枳實猪苓去皮。澤瀉陳皮。漢防己各二分。青皮去白一分。作一服。以長流水三盞煎至一盞。名曰茯苓梔子茵陳湯。一服減半。二服良愈。內經云。熱淫于內。治以酸寒。佐以苦甘。又溼化于火。熱反勝之。治以苦寒。以苦泄之。以淡滲之。梔子茵陳苦寒。能瀉溼熱而退其黃。故以為君。難經云。苦主心下滿。以黃連枳實苦寒。泄心下痞滿。肺主氣。令熱傷其氣。故身體麻木。以黃芩苦寒。瀉

火補氣。故以為臣。二朮苦甘溫。青皮苦辛溫。能除胃中溼熱。泄其壅滯。養其正氣。漢防已苦寒。能去十二經留溼。澤瀉鹹平。茯苓猪苓甘平。導膀胱中熱。利小便而去癰閉也。

至元丙寅六月時雨霖霖。人多病溼溫。真定韓君祥因勞役過度。渴飲涼茶及食冷物。遂病頭痛。肢節亦疼。身體沉重。胸滿不食。自以為外感內傷。用通聖散二服。加身體困甚。醫以百解散發其汗。越四日。以小柴胡湯二服。復加煩熱躁渴。又六日。以三一承氣湯下之。躁渴尤甚。又投白虎加人參柴胡飲子之類。病愈增。又易醫用黃連解毒湯。硃砂膏。至寶丹之類。至十七日後。病勢轉增。傳變身目俱黃。肢體沉重。背惡寒。皮膚冷。心下痞硬。按之則痛。眼澁不欲開。目睛不了了。懶言語。自汗。小便利。大便秘了而不了。羅診其脉緊細。按之空虛。兩寸脉短不及本位。此證得之因時熱而多飲冷。加以寒涼寒藥過度。助水乘心。反來侮土。先囚其母。後薄其子。經云。薄所不勝。乘所勝也。時值霖雨。乃寒溼相合。此為陰證發黃明矣。羅以茵陳

附子乾薑湯主之內經云寒淫于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溼淫所勝平以苦熱以淡滲之以苦燥之附子乾薑辛甘大熱散其中寒故以為主半夏草豆蔻辛熱白朮陳皮苦甘溫健脾燥溼故以為臣生薑辛溫以散之澤瀉甘平以滲之枳實苦微寒泄其痞滿茵陳苦微寒其氣輕浮佐以薑附能去膚腠間寒溼而退其黃故為佐使也煎服一兩前證減半再服悉去又與理中湯服之數日氣得平復或者難曰發黃皆以為熱今暑隆盛之時又以熱藥治之而愈何也羅曰主乎理耳成無己云陰症有二一者始外傷寒邪陰經受之或因食生冷物傷太陽經也一者始得陽證以寒治之寒涼過度變陽為陰也今君祥因天令暑熱冷物傷脾過服寒涼陰氣大勝陽氣欲絕加以陰雨寒溼相合發而為黃也仲景所謂當于寒溼中求之李思順云解之而寒涼過劑瀉之而逐寇傷君正以此耳聖賢之制豈敢越哉或曰潔古之學有自來矣

震按此二案前係溼熱後係溼寒病固易辨而論治論藥悉本內經由

其學有根柢也

虞天民治一人年三十餘得穀疸證求治以胃苓湯去桂加茵陳數十貼黃退自以為安不服藥十數日後至晚目盲不見物虞曰此名雀目蓋溼痰盛而肝火有餘也用獐猪肝煮熟和夜明砂作丸服之目明如故來謝虞曰未也不早服制肝補脾消痰之劑必成蠱脹伊不信半月後腹漸脹痞滿復求治仍以胃苓湯倍二朮加木通麥冬煎湯下褪金丸一月而安。

江篁南治猶子三陽患疸證皮膚目睛皆黃小溲赤左脉弦而數右三部原不應指今重按之隱隱然指下證見午後發熱五更方退以茵陳五苓散除桂加當歸梔子黃芩柴胡數服繼用人參養榮湯乃八物除芍加芪陳皮五味姜棗兼人乳童溲熱退三日已而復作間日發于午後肌熱灼指脉近弦乃作瘧治之而愈後數年復患目睛黃午飯難剋化則小溲黃以黃芪建中湯除桂加白朮陳皮茯苓半夏神麴麥牙薑少許而退。

震按此二案治法皆平易中正但前之鼓脹後之疸症皆新病不因久

病致變。故與所用諸方恰合。

繆仲淳曰。太學顧仲恭遭鼓盆之戚。復患病在床。一醫診視。驚訝而出。謂其旦晚就木。因延予診之。左手三部俱平和。右手尺寸亦無恙。獨關部杳然不見。諦視其形色。雖尪羸而神氣安靜。予詢之。曾大怒乎。曰然。予曰。此怒則氣併于肝。而脾土受邪之證也。經云。大怒則形氣絕。而況一部之脉乎。甚不足怪。第脾家有積滯。目中微帶黃色。恐成黃疸。兩三日後果遍體發黃。服茵陳利水平肝順氣藥數劑而痊。

震按金匱要略云。病疸當以十八日為期。治之十日已上瘥。反劇者為難治。就余生平所驗。分毫不爽。有先因他病而後發黃者。有先發黃而後現他病者。必於半月一月之內退盡其黃。則他病亦可治。設或他病先瘥而黃不能退。至一年半載仍黃者。必復現他病以致死。大抵酒傷及有鬱結與胃脘痛。皆發黃之根基。而泄瀉腫脹不食。乃發黃之末路。若時行病發黃亦多。死諺所謂瘟黃也。惟元氣實者。審其為瘀血為溼。

熱逐之清之得黃退熱亦退乃可無虞古人醫案俱未有說及久黃者可為余言之一證即如此條關脉不見亦云數劑而痊要知因於大怒偶然不見耳若並未動怒關脉連日不見目中微帶黃色即為脾絕之徵死無疑矣

身痒

倪仲賢治吳陵盛架閣內子左右肩背上下患痒至兩臂頭面皆然屢以艾灼痒處暫止復作如是數年老人切其脉曰左關浮盛右口沉實此酒食滋味所致也投以清熱化食行滯之劑其痒遂止

江汝潔治一婦人患上身至頭面俱痒刺痛起塊眾醫皆謂大風等證江診得左手三部俱細右手三部皆微實大都六脉俱數經曰微者為虛弱者為虛細者氣血俱虛蓋心主血肝臟血乃血虛無疑腎藏精屬水其部見微乃為水不足水既不足相火妄行無制以致此疾經曰諸痛瘡痒皆屬心火右手寸脉實實者陽也脉經曰諸陽為熱乃熱在肺分火剋金故

也。且肺主皮毛。皮毛之疾。肺氣主之。胸膈及皮毛之疾。為至高之疾也。右關微實。乃火在土分。土得火則燥。肌肉之間。脾氣主之。肌肉及皮毛痛痒。皆火熱在上。明矣。右尺微實。火居火位。兩火合明。陽多陰少。治宜補水以制火。養金以伐木。若作風治。未免以火濟火。以燥益燥也。乃以生地白芍各一錢。參芪各六分。連翹丹皮各六分。麥冬八分。槲皮防風甘草各四分。五味子九粒。黃連四分。水煎溫服。查內加苦參一兩。再煎洗十數劑而安。立齋治一女子十二歲。善怒。遍身作痒。用柴胡川芎山梔芍藥以清肝火。生地當歸黃芩以涼肝血。白木茯苓甘草以健脾土。而愈。半載後遍身起赤痕。或時眩暈。此肝火熾甚。血得熱而妄行。是夜果經至。意庵治一人。因田間收稻。忽然遍身痒入骨髓。用食鹽九錢。泡湯三碗。每進一碗。探而吐之。如是者三。而痒釋矣。

一小兒遍身作痒。以生薑搗爛。以布包擦之而止。

震按河間謂痒為美疾。以其搔爬有趣。且與身命無傷也。然亦有屢治

不效者以不得病因而漫以涼血祛風為治耳。今觀倪江薛三案見解用藥俱精細周到可見昔賢雖遇輕證亦不肯勿畧。

麻木

東垣治一婦麻木六脉中俱得弦洪緩相合按之無力弦在其上是風熱下陷入陰中陽道不行其證閉目則渾身麻木晝減夜甚覺而目開則麻木漸退久乃止懼而不睡身體重時有痰嗽覺胸中常有痰而不利時煩躁氣短促而喘肌膚充盛飲食二便如常惟畏麻木不敢合眼為最苦李曰麻木為風皆以為然然如久坐而起亦有麻木譬如繩縛之人釋之則麻作良久自己此非風邪乃氣不行也經云陽病瞋目而動輕陰病閉目而靜重靈樞云開目則陽道行陽氣遍布周身閉目則陽道閉而不行如晝夜之分以此知其陽衰而陰旺也時痰嗽者秋涼在外而溼在上也身重脉緩者溼氣伏匿於脾也時煩躁者經脉中陰火乘其陽分也法當升陽助氣益血微瀉陰火去溼通行經脉調其陰陽則已非臟腑之本有邪

也黃芪五分人參三分甘草炙四分生一分陳皮歸身各二分佛耳草四分白芍三分草薺蒼朮各一分半白朮二分黃檗酒洗苓澤升麻各一分水煎服八貼而愈名曰補氣升陽和中湯

一人年七旬病體熱麻股膝無力飲食有汗妄喜笑善飢痰涎不利舌強難言聲啞不鳴李診脉左手洪大而有力是邪熱客於經絡之中也二臂外有數癰問其故對以燃香所致李曰君病皆由此也人身經脉手之三陽從手表上行於頭加以火邪陽併於陽勢甚熾焉故邪熱妄行流散於周身而為熱麻熱傷元氣則沉重無力熱泄衛氣則多汗心火盛則妄喜笑脾胃熱則消穀善肌肺金衰則聲不鳴仲景所謂因火為邪焦骨傷筋血難復也內經云熱淫所勝治以苦寒佐以苦甘以甘瀉之以酸收之用黃檗知母之苦寒為君以瀉火邪壯筋骨又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黃芪生甘草之甘寒瀉熱補表五味子酸止汗補肺氣之不足以為臣炙草當歸之甘辛和血潤燥升柴之苦平行少陽陽明二經自地升天以苦發之者也

以為佐。命其方曰清陽補氣湯。又繆刺四肢以瀉諸陽之本。使十二經絡相接而泄火邪。不旬日而愈。

震按東垣論病。悉本內經。簡明確切。能發其所以然之故。用藥亦本內經。以藥性氣味。配合臟腑經絡。絕無粉飾閒詞。而軒岐要旨。昭然若揭。誠非晚近可及。第藥止一二分至四五分。何太少耶。豈以氣味配合得當。機靈而徑捷耶。後賢常云。願學仲景。不學東垣。然東垣以極輕之分兩。能愈疑難之久病。亦正易學。

吳芟山治一婦。夏月乘涼。夜多失蓋。因得冷風入骨。兩足麻木。疼痛不已。服祛風止痛藥。不效。與大防風湯數服。其疾漸輕。仍以烏頭粥服。三晨而愈。震按上二案所用諸藥。細膩熨貼。此案所用二方。直捷爽快。俱與病情。脗合。遂各見其妙。

李士材治文學陸文湖。兩足麻木。自服活血之劑。不效。改服攻痰之劑。又不效。經半載後。兩手亦麻。左脇下有尺許不知痛痒。李曰。此經所謂着痺。

也。六脉大而無力，氣血皆損，用神效黃芪湯加茯苓、白朮、當歸、地黃十劑後，小有效，更用十全大補五十餘劑始安。

少宰蔣恬菴手足麻痺，目中覩一成兩，服補血藥不應，改服脾藥，精神困倦。李診得寸口脉大，兩尺獨濇，此心腎不交，水泛為痰之故也。乃取地黃丸料作煎劑，倍用澤瀉、茯苓，入青鹽少許。凡六劑而岐視遂收，乃兼進參芪安神之劑，一月而康復如常。

震按：上條氣血兼補，原係古人成法。此條用地黃湯，因兩尺脉濇，故先補腎。繼以參芪，仍是治麻成法。後案張公以參湯下紫雪，則別有洞天矣。由其病根在痰火也。開眼則麻，確是東垣對面文章，講得最好。

張路玉治洋客巴慈明婦，產後眩暈，心悸，神魂離散，若失藏府之狀。開眼則遍體麻木，如在雲霧中，必緊閉其目，似覺稍可。晝日煩躁，夜則安靜。專事女科者，用四物等血藥，則嘔逆不食。更一醫用薑附等熱藥，則躁擾不寧。其脉虛大而數，按之則散，舉之應指，此心火浮散之象。因難產受驚，痰

飲乘虛襲入心包絡中留伏膈上有入無出所以綿延不已蓋目開則諸竅皆開痰火堵塞心竅所以神識無主目閉則諸竅皆閉痰火潛伏不行故得稍安與東垣所言合眼則陽氣不行之麻木迥殊况晝甚夜輕明是上焦陽位之病與理痰清火之劑諸證漸寧然或因驚恐或因飲食不時舉發此伏匿膈上之痰無從搜滌也乘發時用獨參湯下紫雪開通膈膜仍與前藥調補半載而康

震按麻多在於手足者以四末道遠氣餒則衛行遲而難到也故麻不兼木必屬氣虛否則風痰凡脉浮而軟或大而弱者氣虛也脉浮而滑按之不衰者風痰也若麻木兼作則有寒溼積痰死血之殊其脉有沉遲滑實與沉濇而芤之分矣宜詳辨之

痛風

東垣治一人冬時忽有風氣暴至六脉弦甚按之洪大有力其證手攣急大便秘濇面赤熱此風寒始至于身也四肢者脾也以風寒之邪傷之則搖

而攣痺乃風淫未疾而寒在外也。內經曰：寒則筋攣，正謂此也。素飲酒內有實熱，乘于腸胃之間，故大便秘澀而面赤熱內，則手足陽明受邪外，則足太陰脾經受風寒之邪，用桂枝二錢、甘草一錢以卻其寒邪而緩其急。縮黃礬二錢苦寒滑以瀉實潤燥急救腎水，升麻葛根各一錢以升陽氣。行手陽明之經，不令遏絕。桂枝辛熱入手陽明之經，為引用潤燥復以甘草專補脾氣，使不受風寒之邪而退賊邪，專益肺經也。佐以人參補氣當歸和血潤燥，作一貼水煎服，令煖房中摩搓其手，遂安。

震按此案寒熱補散並用，恰與標本俱合。但東垣立方分兩甚輕，此卻重用者，蓋以風寒大病逐邪宜急，不比他證調理脾胃只取輕清以升發元氣也。

丹溪治一少年患血痢，用澁藥取效，致痛風叫號，此惡血入經絡也。血受溼熱久必凝濁所下未盡，留滯隧道，所以作痛。久則必成枯細，與四物湯加桃仁、紅花、牛膝、黃芩、陳皮、生甘草煎入生薑汁研潛行散入少酒飲之。

數十貼。又刺委中出黑血三合而安。

震按此是痢後痛風其法至今傳用。但因瀝藥留滯溼熱以成瘀血。故用此方。倘又有別因者。不得以此概論。

一人貧勞。秋深渾身發熱。手足皆疼。如燬。晝輕夜重。服風藥愈痛。氣藥不效。脉瀝而數。右甚于左。飲食如常。形瘦如削。蓋大痛而瘦。非病致也。用蒼朮酒黃檗各一錢五分。生附一片。生甘草三分。麻黃五分。研桃仁九個。煎入薑汁。令辣熱。服四貼。去附。加牛膝一錢八貼。後氣喘促不得眠。痛畧減。意其血虛。因多服麻黃。陽虛被發動。而上奔。當補血鎮墜。以酸收之。遂以四物湯減川芎。倍芍藥。加人參二錢。五味子十二粒。與二貼定。三日後數脉減大半。瀝如舊。仍痛。以四物加牛膝。參朮。桃仁。陳皮。甘草。栝榔。生薑三片。五十貼而安。後因負重復痛。再與前藥。加黃芪三分。又二十貼愈。

震按身發熱疼如燬。脉瀝而數。右甚於左。應屬血虛有熱。所謂熱痺證也。宜用生地龜板天冬黃檗丹皮黑梔秦艽防己牛膝紅花銀花木通。